

一江山偵巡憶往

(下)

王生明壯烈千秋

● 鍾漢波

突擊大陸轟擊共軍

一九五四年六月，永定軍艦駛返基隆，緊急修理發電機及雷達，於七月初返抵大陳；任務艦隊司令劉廣凱少將任滿歸建，由後勤艦隊司令蔣謙少將繼任。永定軍艦隨即奉命掩護美國西方公司及海上突擊總隊所屬之「藍天使」號快艇，赴南麂執行特種任務。戰隊由大陳港東口駛出，即轉向南航；護送任務好似「老太婆帶大孫兒遊街」，到了茫茫大海，快艇加速向南飄航，立即脫離了永定軍艦目視視線，前三小時雷達尚能掃瞄其位置，知其所在，後來藍天使快艇竟在雷達幕上消失；我憂心如焚，不知要負何種責任，只好在南麂海域周圍用雷達搜索，時值半夜搜索無功。好在作戰計畫中，事先約定下一會合點

在南麂背面西岸錨地；隔夜凌晨，在南麂海面喜見藍天使快艇自山凹處駛出，遂伴隨西航進軍大陸。快艇慢速先行，永定軍艦隨後掩護。藍天使快艇駛至南麂西方距離約十哩之大陸鬱山沙埕岸邊，在拂曉前送特勤人員登岸，看不出其任務為何，永定軍艦於距大陸海岸約二千碼處往返巡弋，艦上各種火炮全部備便。

時間一秒秒地過去，未見藍天使快艇與敵發生戰鬥，永定軍艦亦未動武，天色微明中只見沙埕居民紛紛逃至山上稜線後躲藏。前後費時約一小時多，藍天使快艇才駛返靠近永定軍艦，告知特勤任務執行完畢，各自回航大陸。

永定軍艦遂航至南麂碇泊，等待日落黑夜後；依計劃於當晚深夜，駛至大陸平陽縣古鰲頭附近，實施艦砲威力岸轟；使

用彈藥量為三吋砲彈五十發，但無特定目標，猜想是佯攻戰法，以支援主戰兵力於其他地點執行任務。岸轟完畢後返抵大陳，仍然奉命駐防一江山，在一江山以南之固定線東西方向巡弋。此一期間頭門敵砲曾向一江山轟擊，永定軍艦遂以一江山地形為掩護，向東北海面以戰速航行，敵砲陣地一入永定軍艦砲射程以內，永定軍艦即用主砲向頭門敵軍砲兵陣地轟射，歷時約三分鐘，共射出三吋砲彈六十三發。平日艦上操練裝填砲彈，每分鐘怎麼樣也從未超過二十發，這次居然破了紀錄！可見官兵在生死關頭，自然會發出超常態的潛能。永定軍艦於完成壓制射擊後，駛向百夾山之南，以山作為屏障。

重返戰場遭到空襲

一九五四年八月底，永定軍艦在左營二度整補後，於九月中旬返抵大陳，仍奉命駐防一江山，繼續巡弋原航線，任務艦隊司令則換成宋長志代將，胡嘉恒上校任參謀長；同時大陳防守區司令部擴大編制，晉級為防衛司令部，增設了許多高司單位及高級軍職員額。海軍方面增設了一位海軍副司令官，由海軍代將郭發鰲出任，大陳山上，濟濟多士，盛極一時。

十一月一日晨，永定軍艦進入大陳港，整補完畢後站出港部署，至大陳港西口已是午膳時間，忽見上下大陳山扯起紅旗，為空襲警報標幟，旋見有大批共軍飛機從橫谷山向大陳港上空而來。永定軍艦已出大陳西口以戰速航行，共軍機隊，正在永定軍艦頭上高空飛過。永定軍艦兩門四十毫米高射砲，連珠發射，瞬間之內，每砲發射出砲彈百餘發，大陳港內泊港各艦的高射砲火，猛烈密集射擊，滿天黑煙瀾漫，爆炸聲如雷，但敵機通過大陳上空向東逸去，高度當在一萬兩千呎以上，在我防空火砲射程之外。由於日正當中，陽光刺目，數不清敵機架數；約略估計有三十多架；飛行速度甚慢，顯係螺旋槳飛機。此係大陳首次被共軍空襲，不過令我非常

訝異的是未見敵機投彈，未聞炸彈落地落海爆炸聲，更未見海面水柱及黑煙，泊港各艦亦無任何損傷。共軍此舉令人莫測高深，百思不解。

永定軍艦中彈受創

永定軍艦自返抵大陳後，歷時五十餘天安寧無事，防區亦無特殊情報示警。詎料於十一月五日下午四時十分，我正在艦長室批閱公文，忽聞爆炸及海水潑打艦體的聲音，即飛奔登上駕駛台，值更官告知砲彈由頭門共軍岸砲射來，其第一、第二彈群之彈著點均落在永定軍艦之南。是時永定軍艦位於一江山正南二千五百碼，距頭門岸灘一萬零五百碼，非永定軍艦船主砲的有效射程，無法實施艦岸砲戰。敵長我短，永定軍艦近十個月固定航線必已為共軍觀測洞悉，唯一脫離險境的辦法，就是加軍至極限速度，擺脫固定偵巡線向大陳港西口南航。

臨危之際腦中靈光一閃，記得十年前曾在長江江防要塞砲兵幹部訓練班學習彈著修正法，岸砲最理想的目標就是直航的艦艇！遂立即下令，使用「之一」字航行及蛇形航法，不定時交互換用。如此航行約

四十分鐘，避開了敵砲發射的一百餘次彈群，每群彈著點都看得十分真切。每一彈群有四發砲彈，凡在永定軍艦近處落水爆炸者，都使艦體震動，而且破片橫飛，打在艦上嗤嗤作響；在遠處落水爆炸者，則激起水柱浪花。但戰場運數，有時而窮，卒於距頭門共軍岸砲壹萬玖仟伍佰碼處，永定軍艦中彈一發！彈著點正中主桅桅腳，在艦長室頂、駕駛台後方六呎處，將直徑約三呎的艦桅炸開一半，桅內電纜均被炸斷，以致雷達、電訊、通信及桅燈等全部失靈。主桅桅腳雖被削去一半，但永字號軍艦是三腳桅，其它兩小「腳」無損傷，仍然成鼎足狀態，主桅不但沒有倒塌，連半點傾斜都沒有。

中彈時右甲板起火，右舷亦被破片洞穿數處，四位戰士輕傷，我當即下令損害管制、救傷及救火，一時工作甚為緊張。右甲板起火，係因砲彈破片擊燃甲板上防鏽油漆，因油漆不厚，其附近亦無易燃物，故而不撲自滅。靠近主桅下甲板兩舷二十毫米機砲四個砲位砲手四人，因掩蔽得宜僅受了些皮肉擦傷，並無大礙；於傷口消毒敷藥後，重返回砲位備戰如常，負傷不退，勇敢可嘉。

中彈後永定軍艦動力未失，仍作避彈航行，頭門岸砲對我持續追擊，一直到距離萬伍仟碼時方止，前後對我射擊近千發。

永定軍艦避彈航行雖僅一小時餘，但感覺上好像經歷了一段長時間的生死關頭。作戰時，我片刻未離開駕駛台左方艦長指揮位置。但進港我必需移位於駕駛台中央指揮。豈知身體一動，幾乎跌跤，原來是左腿已麻木不能行動，我立即捲起褲管，並未受傷，倒是跟在我身邊的電話傳令手（艦長在駕駛台指揮時，電話傳令手形影不離）眼尖，發現艦長位置半圓形圍堰有飯碗大的面積凹了進去，原來是破片擊中變凹，震麻了我的左腿，破片倘歪一點，將會削去我的左腿，真是大幸。

回到大陳港已經入夜，官兵休養生息，兩日後十一月六日，任務艦隊司令部派員來艦視察戰損，認為主桅受損已達危險程度，桅內三組電纜均被炸斷，雷達、電訊失靈，必須換新，乃奉命駛回基隆整修。

永定軍艦平時往返大陳基隆，僅需三十小時，而這次雷達失靈僅靠目視航行，為安全起見，第一個航行檢查點選定富貴

角。該處燈塔光度照程十分強大，遠達二十哩；依燈光定了航位後，再向基隆進發，航程雖遠了一些，但卻安全，永定軍艦於十一月八日晨六時抵達基隆，進廠大修。

返台修理重整戰力

返台後，回憶十一月一日共軍轟炸機群編隊穿過大陳防區上空，雖未投彈轟炸，但已顯示共軍掌握大陳地區局部空優，米格戰機來去自如，轟炸機群自十一月二日起亦以小編隊炸射一江山、漁山、披山等島。

十一月五日，永定軍艦遭共軍砲擊，說明了共軍重砲群已前推至頭門山，兵臨城下，不但一江山完全在其射程內，連上大陳山亦受其火砲威脅。

永定軍艦過去十個月在一江山與大陳間危險的巡弋線，也因受共軍重砲之封鎖而取消。其實，維持這種一成不變地東西的巡弋軸線十分不智；再笨的共軍砲手觀察幾個月之後，都知道如何準確命中海上目標。

十一月初，永定軍艦也發現有大批海上高速目標在頭門山外海穿梭，研判為共

軍魚雷快艇。夜間在海上若無搜索雷達，夜黑風高伸手不見五指，無從發現來襲之魚雷艇，更別提反制射擊。因此，我方之大陳局勢在共軍空襲、岸砲擴大射程、魚雷艇出現後，變得十分惡劣。

返航基隆時，我率艦於夜間以戰速航行返台，以防共軍魚雷艇偷襲；兩天後抵達基隆港，才算完全放心。

昔日在一江山大陳海面同時作戰同生共死的官兵袍澤，後來陸續調離高升。其中艦務官賀海潮及槍砲官王汝元最為出色；兩人均為海軍官校三十九年班的高材生，賀海潮日後升至兩棲部隊中將指揮官，王汝元日後升至海軍輪機學校少將校長。艦上其餘同仁離開永定軍艦後亦甚得意，出路均佳，只有我孤單守著永定軍艦；直到隔年除夕，才奉命離艦調為海軍總部情報署計畫處長，總計在永定軍艦艦長任內服勤十三個月之久。

我自大陳回來，自然關心大陳事。我離開大陳以後，大陳戰局急轉直下，十一月十三日太平艦被魚雷擊中，次日沉於大陳東口十五哩處，副長宋季晃中校等廿九人殉難。

一九五五年元月十日，共軍大舉空襲

大陳，重傷太和艦、中海艦、中權艦及衡山修理艦；官兵死傷十餘人。當日子夜，靈江軍艦遭共軍魚雷艇圍攻，中魚雷一發沉沒，副長張世達上尉等卅餘人死難。兩天後，共軍魚雷艇又擊傷我永康及鄞江兩艦，導致鄞江艦報廢。

王生明殉難一江山

一九五五年元月十八日早晨七時五十分，共軍陸海空軍聯合進犯一江山，我守軍司令王生明上校率反共救國軍第四大隊一千一百餘人拚死抵抗，至當日下午二時廿八分為止，共軍先後出動飛機一百九十架次，投擲五百磅炸彈五百餘枚，發射艦岸砲四萬一千餘發，頃刻之間，山色焦黑，彈穴密如蜂窩，而王生明從容指揮，猛烈還擊，傷共艦及砲艇各一艘，燬敵機一架，他也在熾烈砲火下負傷。十四時三十分至十四時四十九分，共軍陸戰隊第一波三千餘人，在向陽礁、海門礁及南山山強行登陸，經守軍英勇迎擊，共軍死於水際者約七百餘人，但仍不斷增援，灘頭血戰，益趨激烈，十五時四十一分，復大量使用火焰噴射器，展開塹壕戰鬥，佔領國軍據守的一二三高地，眾寡懸殊，情勢危

急，王生明隨即以負傷之身率部逆襲，恢復陣地，無奈共軍第二波約一千人又由西嘴頭增援，入暮後更以火焰噴射器全面攻擊，然守軍仍堅守一三二、一二一、九五等三個據點，奮力抵抗，痛懲犯敵。十九日黎明，共軍再增援千餘人，發砲一千八百餘發，王生明始終固守一二一高地，又挫共軍攻勢。

二十日拂曉，共軍再度增援五百餘人，向我陣地作第三度總攻，至下午四時左右，敵我相距僅五十公尺，王生明乃率全部僅存官兵向前衝殺，以期索取更高代價，最後高呼：「蔣總統萬歲！中華民國萬歲！」遂拉發僅存之一枚手榴彈壯烈成仁。戰事結束後，各界在台北舉行追悼會，蔣中正總統親臨致祭，追晉王生明為陸軍少將，入祀忠烈祠。

自幼從戎屢立戰功

王生明（一九一〇—一九五五），別號至誠，湖南祁陽人，其父王春悅，曾服役湘軍，故而王生明為軍人世家，有兄弟四人，他最幼，一九一〇年二月廿九日生於祁陽縣的蕭家村，自幼即愛領導群兒作

戰陣遊戲。

十五歲那年，以家境清貧，堅請從戎，入國民革命軍為預備兵，旋入學兵隊接受嚴格的軍事訓練。北伐軍興，參與南京之役，饒勇過人，於雨花臺俘敵敢死隊俄籍兵二人，備蒙嘉許，拔擢為第四十軍教導師少尉排長；一九二九年晉升中尉，未幾，該軍縮編為第八師，改敘為少尉，人多不平，而他淡然置之，且倍加奮勉。是年冬，隴海路戰役，以一排兵力於河南臨汝擊潰叛軍三連，復晉中尉。一九三〇年冬，隨軍對江西共軍老巢展開圍剿作戰，參加南豐、廣昌、寧都諸役，身先士卒，衝鋒陷陣，屢建奇功，乃於一九三三年十月，保送軍校軍官訓練班受訓，敦品勵學，譽為模範學員，翌年學成回部，晉升上尉連長。

一九三五年，瑞昌之役，於均門嶺俘共首龍騰虎、范永成、賀昌、張水和以下三百餘人，獲重要文件與輜重甚夥，為軍長毛秉文所贊賞，予記大功一次。一九三七年秋，參加淞滬抗日戰役，在蘆藻濱苦戰十六晝夜，全連犧牲甚大，仍繼續奮戰，發揚中華男兒不屈不撓之民族精神，奉令記大功一次，並擢升為少校營長。一九

四〇年晉南戰役，任正面攻擊，揮軍苦鬥二晝夜，卒克平陸，論功行賞，乃獲重獎。繼隨軍入陝整訓，每次校閱，均名列前茅，晉任中校副團長。

一九四一年，日寇犯豫西，第八師迎擊於朱仙鎮大營地區，於廿餘日之間，王生明據守要點或增援友軍，均能克竟全功，戰區副司令長官胡宗南將軍嘉其忠勇，晉升為上校團長。嗣因部隊整編，限於員額，他屈居副團長，不惟毫無異言，且真誠接受指揮，胸襟豁達，令人欽佩。入冬，增援黔桂，越秋，抗日勝利，奉頒勝利勳章乙座。

一九四六年五月，隨部北上戡亂，克復膠州，肅清潛藏共軍，九月三日，膠州城北朱家寨友軍被圍，主動請求赴援，以神速行動，直搗共軍指揮所，殲敵三千，大獲全勝，軍長闕漢騫將軍聞捷，擢升他為二十二團團長，守備膠州城垣。共軍又以大吃小，猛攻高密的第二十四團，王生明率部及時增援側擊，得以轉敗為勝。

一九四七年秋，收復煙臺，於馬福山一帶，一日三捷，擊潰共軍警備第二團及警備司令部，斃敵四百人，生俘七百人，而共軍警備第一團則全部就殲，無一倖免。

歲末，萊陽水溝頭之役，冰天雪地，堅忍奮戰，卒解友軍之圍。嗣復轉戰錦西塔山及洪澤湖各地，莫不歷盡艱險，克奏膚功。一九四九年春，部隊移防臺灣，調升為第一九八師增設副師長。後來川陝告急，他電請西安綏署主任胡宗南將軍請纓，出任第一三五師少將副師長。令到之日，

在臺親友勸其勿冒險赴任，他答道：「國家養兵千日，用在一時，吾人應效法先烈精神，向最危險方向前進。」其後，共軍進犯成都，烈士指揮所部，以一對十，殲敵甚夥，迄戰至應山附近，彈罄援絕，所部犧牲殆盡，大陸淪陷，乃與師長吳俊化裝出險，並隨備毒劑作臨難時自盡之用。一九五〇年二月輾轉抵達臺灣，入國防部政幹班受訓，次年，任軍官戰鬥團上校副大隊長，戍守下大陳。一九五二年冬，再入陸軍步兵學校高級班第七期受訓，畢業後，調任大陳防衛部一江山地區副司令，繼任南麂地區副司令，一九五四年三月升任司令，就職時曾謂：「我若貪污，任何人均可殺我。」又謂：「我若對國家、領袖、長官、同事、部屬不忠實，任何人均可沉我於海。」故南麂在他開拓創造之下，不惟防務堅強，舉凡漁產農作教育建設

均有顯著進步。仲夏，蔣中正總統躬臨巡視，深為嘉許。

爾後共軍進據鯤門、頭門，我一江山地區遂大受威脅。

膺選陸軍戰鬥英雄

同年十月，大陳防衛司令官劉廉一以王生明饒勇善戰，改調為一江山地區司令。

一江山為浙江臨海縣屬小島，面積僅一、二平方公里，由岩石構成，無出產，也沒有居民，天久不雨，飲水必需取之於大陳。

王生明受命後，即於島上加強戰備，振奮士氣。一九五四年冬，曾遭共軍兩度炮擊及飛機轟炸，破門洞穿他的軍服，但指揮若定，不顧生死。是年十二月廿日，官兵代表一百五十餘人，在他的領導下，刺血簽名，效忠領袖，因而膺選為陸軍第五屆戰鬥英雄，於一九五五年元旦在台北英雄大會上接受表揚。返回防地後僅半月，即在一江山為國捐軀。王生明於一九二九年及一九三一年逢父母之喪，均未及奔喪，以「移孝作忠」自勵，身後遺有弱妻及幼子王應文在台，幼子已長大成人，服務社會。